

“胡旋女，胡旋女。心应弦，手应鼓。弦鼓一声双袖举，回雪飘飄转蓬舞。左旋右转不知疲……”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看见的胡旋舞。

“胡旋之义世莫知，胡旋之容我能传。蓬断霜根羊角疾，竿戴朱盘火轮炫……”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诗句里的胡旋舞。

“扬眉动目踏花毡……环行急蹴皆应节，反手腰如却月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李端笔下的胡旋舞。

唐诗不吝言辞地记录了一个欢乐的时代。

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丝绸之路空前繁荣，奔走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等胡人，不单是做外贸生意，还带来了胡旋舞等乐舞文化。

北周至隋唐之际，尤其是在极度开放的唐代，各种外来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交汇融合，胡旋舞极为风靡。

唐玄宗李隆基曾亲自为跳胡旋舞的杨贵妃击鼓伴奏，尽情到把羯鼓都击破了。“安史之乱”的罪魁安禄山则是跳胡旋舞中“最靓的仔”。有白居易的诗篇为证：“中有太真外禄山，二人最道能胡旋。”而据《旧唐书·安禄山传》云：“（安禄山）晚年益肥壮，腹垂过膝，重三百三十斤，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，方能移步。至玄宗前，作胡旋舞疾如风焉。”

让三百斤的超级大胖子都为之狂飙的胡旋舞，在唐朝的流行度和普及率，一点儿不亚于现在的广场舞。

宁夏出土的两件文物再现了当年胡旋舞的狂热程度，一件是大家熟知的盐池石刻胡旋舞墓门，另一件文物鲜为人知——固原市原州区出土的胡旋舞绿釉扁壶。

1985年4月，在盐池县苏步井乡窖子梁唐墓，宁夏考古人员发现展示胡旋舞的实物——石刻胡旋舞墓门。

墓门上的胡旋舞呈现出绚丽的艺术美。斗舞的双人高挑鼻子、深凹眼窝，笑眼与八字胡张扬着开朗与诙谐，流淌着舞蹈的快感。紧身圆领窄袖衫、贴腿紧裙、长筒皮靴勾勒出修长健壮的身姿，旋转，飞舞。脚下的小圆毯在旋转，圆毯上脚尖在旋转，悬空的腿脚在旋转，健美的身躯在旋转，手臂轻舒，裙衣斜曳，舞袖飘飞……

这是一处唐代胡人家族墓地。其中一块墓志记载，墓主人认为史称“昭武九姓”中亚粟特人的何氏部族。有考古学者认为，粟特族人在墓门上刻画胡旋舞形象，既表明自己的种族身份、寄托思乡之情，同时也获得了情感上的归属。

固原市原州区长城博物馆里，一件件文物，一幅幅图片，一款款视频，都在讲述着战国秦长城的丰功伟绩。

在柔暗光线里，时光在逆流。观者只因多看了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那件残破绿釉扁壶上的图案。

扁壶两面腹部莲花浮雕上，7名胡人自带乐队翩翩起舞。深目高鼻的男子占据了图案“C位”，他的舞姿与盐池唐代墓门上的胡旋舞一模一样。

他们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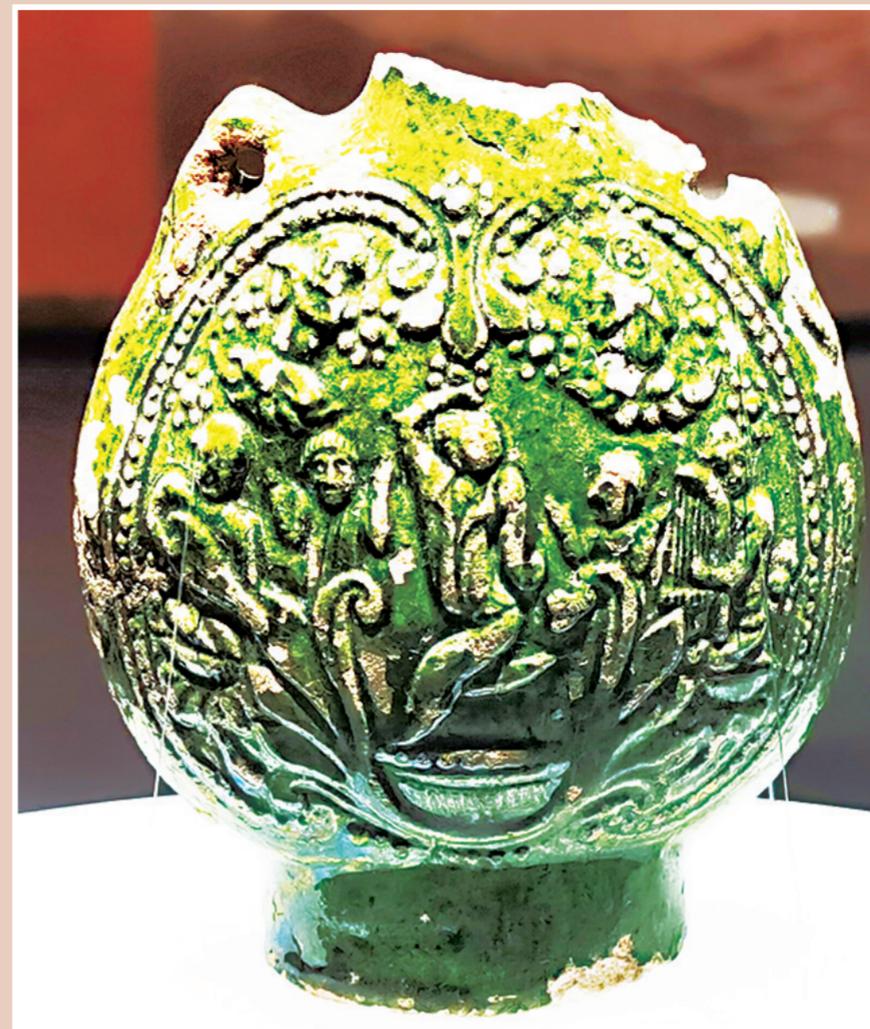
重磅发现！

宁夏不止有一件 跳胡旋舞的文物

本报记者 王玉平 文/图



盐池胡旋舞石刻墓门：二人斗舞。



扁壶两面腹部浮雕上，领舞、伴舞、合奏乐器的“七人组合”完整地再现了胡旋舞表演的场景。

他们是奔忙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。

他们的故乡在远方，在中亚、西亚的“昭武九姓”诸国。他们带着鎏金银瓶、玻璃钉碗、罗马金币、波斯银币、金覆面等奢侈品，驼背上、马鞍上挂着绿釉扁壶，壶里盛满葡萄美酒，沿着长城，从河西走廊一路东行，来到繁华的原州城，在这里逗留，歇息，给养，然后向梦中的长安城继续进发。也有人沉醉在原州富贵乡里，把带来的稀世珍宝留在了原州城，在这里终老，遗骸埋在固原南塬汉唐墓地里。1400年后，今人在博物馆里看见了丝绸之路的兴盛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。

这件北周时期的绿釉扁壶，从固原市原州区出土。是残品，口部和一系略有残缺，壶扁圆体小，上窄下宽，残高11厘米，扁腹部宽9.3厘米，圈足底长5.4厘米、宽4.7厘米；也是孤品，在中国至今还未再发掘出同样图案的绿釉扁壶。

领舞、伴舞、合奏乐器，绿釉扁壶上的“七人组合”完整地再现了胡旋舞表演的场景。

深目高鼻的七人，身穿胡服。四人分别坐在外围莲花台上演奏乐器，蹲在左上方一人卖力地吹奏着羌笛，那笛声不怨杨柳，不怪春风；蹲在左下方一人倒抱琵琶未遮面，声声催动舞步旋；坐在右上方一人竖吹排箫，箫声吹梦意悠乎；右下方跪着一

人，抱弹箜篌，万般哀怨，一片离愁。

在他们合奏出的胡乐交响曲中，三位舞者起舞载歌，左右舞者面向中间舞者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击掌拍打，腾跳着伴舞。聚光灯都射向中间的舞者，他是全图的主角、全场的明星。他头戴宽条帽子，身穿大翻领西装胡服，脚穿紧靴，身材健美，肌肉匀称，动作协调，一看就是精神小伙，妥妥的小鲜肉。在小小的莲花圆毯上，他下颌微抬目视前方，右臂拂动弯曲舞过头顶，左臂舞动甩向身后，同时右脚提起后勾，跳了起来，左脚随着节奏屈蹲、跃起舞蹈状。

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说：“康国人嗜酒，好歌舞于道，对胡旋舞尤为醉心。”其实，他们喝的不是酒，而是漫漫丝路上的乡味；演奏的不是胡乐，而是远方游子心中的乡音；跳的不是舞，而是风尘仆仆中的乡愁。

胡乐响起，乐声漫过清水河、萦绕秦长城，胡璇舞者张开双臂，伸展四肢的瞬间，整个丝路便连通了，江河山川也感知到——他们是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使者。

考古学者冯国富、马立群撰写的《丝绸之路在固原暨原州北朝文物考古》一文认为，从壶腹图案上的人物形象、服饰、舞姿可以看出，这件北周绿釉乐舞扁壶上的乐舞是从西域传来的“胡旋舞”舞种。

而考古学者马东海撰写的《固原出土绿釉乐舞扁壶》一文认为“乐舞形式似为

胡腾舞。”考古学者马建军在《考古所见丝绸之路宁夏段的乐舞形式》一文中也认为，这件绿釉扁壶上的乐舞是西域胡腾舞的形象。

这件北周绿釉扁壶中的舞蹈到底是胡腾舞还是胡旋舞呢？

据考古学者何明霞考证，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胡腾舞和胡旋舞齐名且有影响力的舞蹈，都源自中亚的粟特地区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节奏急促、动作变化丰富。胡腾舞以急速的腾踏跳跃、高难度的腾跃甚至大幅度的下腰动作为主要表演内容。胡旋舞以连续、轻捷、快速的旋转为表演内容。

两种舞蹈虽然都是由中亚的粟特人传入中原，但也有不同之处：一是舞者不同，胡腾舞者为粟特男性，胡旋舞者早期多为粟特女子，后也有汉族女子和男子舞蹈（如安禄山）。二是服饰不同，胡腾舞者头戴蓄帽，身着翻领窄袖胡服，脚穿软靴；胡旋舞者头戴闪亮饰品，身着宽摆长裙、装饰飘带，脚穿软靴。三是伴奏乐器有所不同，胡腾舞以长笛、箜篌等丝竹乐器为主；胡旋舞以琵琶、羯鼓等打击乐器为主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北周绿釉乐舞扁壶中描绘的舞种应为北周至隋唐盛极一时的胡腾舞。只是因为唐诗中的胡旋舞更有知名度，后人就把这两种舞蹈混称为胡旋舞。